

WAI GUO WEN XUE ZUO PIN XUAN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严 铮 冉国选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外 国 文 学 作 品 选

严 铮 冉国选 主编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主编 严铮 冉国选

责任编辑 理衡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新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75 字数：450千字

1989年8月第2版 1990年12月第4次印刷

印数：34,001—44,000 定价：6.50元

ISBN7-81018-034--7/I·4

选 编 说 明

为了适应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审定和颁发的《外国文学自学考试大纲》中指定的必读书《外国文学作品选》（周煦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和规定的内容，我们选编了这部《外国文学作品选》，作为广大应考者主要的学习参考用书。在选编过程中，本着《大纲》中“以重点学习欧美文学并了解亚非文学”的原则，我们精选了各种文学流派与重要作家的作品，其中有诗歌、戏剧、小说、童话故事等体裁，它们从不同侧面概括地反映出各个时期外国文学的重要成就。每篇节选作品前面的“作品简介”，帮助应考者加深理解选文。因本书选编了外国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重点作家的作品，所以它亦可作为大学本科、专科、电大、函大、业大和夜大等各类高校学生学习外国文学课程时的参考用书。

在选编内容上，除了重点作家外，还照顾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如适当地选了一些有影响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亚洲文学仅选了个别国家的代表作家作品。

选用的译文，多采用译著的全译本。少数选用由专家、翻译家新译的选本。国内有几种译本者，选文也适当兼收，以显示不同的风格。在章节的选择上，参考了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并根据《大纲》中新增添的内容作了补充。

参加本书选编工作的有河南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严铮、冉国选、卢永茂、贺渭滨、扈娟、赵宁、王燕、梁工；外国文学研究室的张中义、蒋连杰等同志。

鉴于编者的水平，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和应考者提出宝贵批评意见，以便修订改进。

目 录

古希腊文学

- 伊利亚特 (1)
奥德赛 (11)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23)

中世纪欧洲文学

- 罗兰之歌 (34)
神曲 (49)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

- 威尼斯商人 (61)
哈姆雷特 (75)
堂吉诃德 (88)

17世纪欧洲文学

- 伪君子 (105)
失乐园 (119)

18世纪欧洲文学

- 拉摩的侄儿 (128)
鲁滨孙漂流记 (136)
浮士德 (149)

19世纪初期欧洲文学

- 巴黎圣母院 (169)
悲惨世界 (182)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202)
叶甫盖尼·奥涅金 (219)

19世纪中期欧美文学

红与黑	(234)
欧也妮·葛朗台	(256)
高老头	(271)
双城记	(294)
死魂灵	(310)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美文学

约翰·克利斯朵夫	(324)
巴黎公社诗歌	(336)
父与子	(347)
安娜·卡列尼娜	(360)
复活	(373)
装在套子里的人	(389)
玩偶之家	(400)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417)

20世纪欧美文学

恶心	(429)
底层	(439)
母亲	(450)
列宁	(465)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474)
青年近卫军	(486)
静静的顿河	(498)
美国的悲剧	(510)
荒原	(520)
老人与海	(529)

亚洲文学

沙恭达罗	(540)
吉檀迦利	(553)

古 希 腊 文 学

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

【作品简介】

希腊联军远涉重洋，讨伐位于小亚的特洛伊城，历时九年仍未攻克。战因如下：当年珀琉斯与忒提斯结婚，宴请众神，忘记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她在婚宴上扔下一只刻有“赠最美者”字样的金苹果，引起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的争执。三位女神秉承宙斯旨意，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仲裁。帕里斯把苹果判给了爱神阿佛洛狄忒，又在她的帮助下，拐走了美貌绝伦的斯巴达王后海伦，引起了全希腊的愤怒。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哥哥——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召集各邦王室，组成联军讨伐特洛伊，他们攻陷了特洛伊附近的城市，准备攻城。

第十年，太阳神阿波罗的毒箭连射九日，使希腊营内瘟疫蔓延，原因是希腊人抢走了阿波罗神庙老祭司的女儿克律塞伊斯，赠给了主帅阿伽门农，因而触怒了太阳神。先知卡尔卡斯说明了原委，阿伽门农只好把女俘归还，以息阿波罗的怒气，但又无理地抢占了主将阿契里斯的女俘。阿契里斯一怒之下退出了战斗。

阿契里斯的告退，使希腊军力受到极大损失。特洛伊人连连得胜，帕里斯打败了墨涅拉俄斯。在雅典娜的支持下，希腊猛将狄俄墨得斯带伤冲杀，连斩众将，并力战群神，他刺伤了阿佛洛狄忒，还想图与太阳神见高低，最后刺伤了战神阿瑞斯的腹部，迫使他逃离战场。之后，特洛伊主将，王子赫克托耳挺身御敌，打败希腊众将，特洛伊人连连告捷，长驱直入，打到希腊营帐前。

在岌岌可危之际，阿伽门农屈尊归还了阿契里斯的女俘，并送去黄金、骏马和七个女子，请他出战。可是骄傲的阿契里斯怒怨满怀，坚决地拒绝了。阿伽门农亲自出战，战绩赫赫，连斩八将，终于因伤重被迫回营。赫克托耳乘机组织反攻，来势凶猛，一直打到希腊营垒墙下，破门而入，在希腊人的战船旁边，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厮杀。阿伽门农想撤兵逃遁，但受到俄狄修斯的严厉指责。这时，帕特洛克罗斯求告好友阿契里斯出战不遂，便借了他的铠甲上阵，企图吓退敌人，但不幸惨死在赫克托耳手下。噩耗传到阿契里斯处，他悲天怆地，痛不欲生。他决定出战为帕氏报仇，并挽回败局。阿契里斯重返战场，一心和赫克托耳交手。决战前，众神也壁垒分明，各助一方。阿契里斯大败敌旅，特洛伊人纷纷逃回城内，唯有赫克托耳挺立城下。阿契里斯势不可当，赫克托耳无心恋战，从城前逃走，捷足的阿契里斯穷追不舍，绕城三圈，终于赶上，交手几个回合，阿契里斯刺死了对方，又把尸体拖在车后驱车泄愤。

特洛伊老王普里阿摩斯重礼馈赠阿契里斯，哀求归还儿子的尸体。阿契里斯见老王已是风烛残年，不禁想到自己的厄运和年迈的父亲，失声痛哭，应了老王请求。特洛伊人为赫克托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一般认为，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行吟盲艺人荷马在公元前9至8世纪根据民间流传的战歌谣曲加工而成，公元前6世纪编订成文。由于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史诗包含着明显的思想矛盾。《伊利亚特》着重歌颂希腊光荣的历史，赞美骁勇尚武的英雄气质，表达希腊人强烈的自豪感。史诗中的战争道义观念是极其模糊的，它把部落征战当作光荣而营利的事业来歌唱，而冲淡了它侵略和掠夺的不义性；诗中虽客观如实地反映战争的残酷，但并无否定战争的明显意图，诗中也写到平民士兵的厌战情绪，但对此持以坚决的否定态度。在作者看来，战争具有正常的社会职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血战到底才是氏族利益和光荣所在。诗中关于特洛伊败局的描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颇有感伤色彩，但是这些儿女情长、缠缠绵绵的场面，却使特洛伊人在希腊人英雄气概下相形见绌。

史诗讴歌了氏族英雄的品格、气质和武功，其中以希腊联军的栋梁阿契里斯的形象最为典型。这个理想化的英雄是氏族精神的体现者，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从头到脚都闪耀着氏族的荣光。相应地，史诗也客观地指出了氏族首领英雄本色的丧失和向奴隶主阶级的变异，谴责了他们的自私、贪婪和怯懦，其中阿伽门农的形象尽管有正面色彩，但相对来说，它比较

明确地体现了作者的责备态度。

(贺清滨)

【作品选】

那些特洛伊人象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那些庞大的雉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阿开亚人正侧着他们的盾牌向城墙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门前他原来立脚的地方了。

……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怕的阿契里斯走进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惨惨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把他那面闪亮的盾牌支在城墙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没有退缩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虚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道：“要是我退进城墙里面去，那波吕达马就第一个要来责备我，说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重新出现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该不听他的忠告下命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该那么做的。现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军队牺牲了，我没有面目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太太们了。我要是听见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说：‘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膀臂，却丧失了一个军队。’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觉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契里斯为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墙上，由我自己作主张去向阿契里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的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伊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

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们所有的其余财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人，要他们都到大会上来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的一切财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该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契里斯，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象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的。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契里斯同我是不见得会象一对幽期密约的爱人了，不见得会象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话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费时间，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俄林波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给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倾注地作这内心的辩论，阿契里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那闪亮的头盔，象个战神的模样，雄纠纠地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荡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桦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铜装闪耀得象一片烈火，或是刚刚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见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没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门，惶恐万状地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地就追上去了，轻得象羽族当中最快的山鹰打个迴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契里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象一只鸽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脚下在阿契里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们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车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汹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的水是热的，蒸汽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象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连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象是雹子，或者象是雪，或者象是水结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竖着一些广阔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没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伊

人的妻子们和可爱的女儿们一向都在里边洗他们那种有光泽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经过了那一场追逐：前面逃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契里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象疯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场平常的赛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们是在争夺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们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城市的周围绕了三匝，正如在替一个战士举行葬仪的竞技场上，两匹赛跑的壮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辉煌奖品绕着那个场子拼命地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们，默默的，后来那个人与神之父方才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说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给予现在在我眼前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岖山顶以及特洛伊的高堡垒上头，都曾拿着许多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现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围拼命追逐他。你们想一想，神们，帮助我决定一下，我们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契里斯的手下？”

“父啊！”闪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说什么话呀？难道你，明亮的闪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吗？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们其余的神来赞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说道，“我并不是真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赖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雅典娜本来就已心痒巴巴的想要插一手，现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奥林坡斯峰顶飞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契里斯继续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比如一头猎犬已经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间的窝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

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契里斯也正象这样，无论赫克托耳使什么诡计，也不能把他摆脱。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尼亞的城门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着那高城墙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谁知阿契里斯一径都占着那条靠城墙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边来，他都把他拦回空旷的方面去，然而他始终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终都摆脱不了他一般，这就象是一个梦魇里的一场追逐，无论追逐的人和被追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许要问，死神既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给与他迅速的脚力。而且，阿契里斯又曾经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出过信号，不许他们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克托耳射中了，抢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们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平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给阿契里斯，一盘给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玻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闪眼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契里斯的身边去说要紧话。“显赫的阿契里斯，宙斯的宠子，”她说道，“咱们的机会已经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军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现在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论那射王阿波罗怎样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的脚下去。现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契里斯觉得很高兴，就照她的话做了。他拄着他的铜头枪

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说道，“那捷足的阿契里斯那么快的绕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们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说道，“在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给我的所有兄弟们当中，我一径都是最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觉得你好，因为其余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见我有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闪眼的雅典娜说道，“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咱们的父王和母后曾经轮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地劝告我——他们大家都怕阿契里斯怕得那个样儿。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现在咱们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们枪下不可以容情。咱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到底是阿契里斯杀了咱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血污铠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计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契里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说话：“我的阿契里斯爷，我已经绕着这普里阿摩斯的伟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没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现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经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地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们先来谈一谈条件，你叫你的神做证，我叫我的神作证——没有哪一种契约能有比这更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们杀了，那我保证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惯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的，阿契里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辉煌的铠甲剥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尸体交给阿开亚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吗？”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恶狠狠地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疯了，还要来跟我订条约呢。狮子不跟人来讲条件，

狼也不跟绵羊分庭抗礼的——他们始终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谊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们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让那顽强的战神吃个饱，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够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经用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刻儿你要把这些债一总偿清了。”

阿契里斯说完话，就拿稳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顶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马上去把它抢起，交还给阿契里斯。

那大头领赫克托耳并没有看见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契里斯也失错了呢！似乎是宙斯给你报错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稳些。可是你的嘴能讲，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净。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铜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伊人就容易办了。”

说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没有错，他是投中阿契里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那支枪给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见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觉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愣，因为他没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问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啊呀！那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谁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经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脸上瞪视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地对待我，那么地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

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贵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锋利的、又长又重的剑。他就把它抽出来，振作起精神，一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鹰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稚嫩的绵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兔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的舞着他的利剑向前冲上去。阿契里斯也燃起了一股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饰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顶装着四片铜牌的闪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黄金给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辉煌的盔饰绕着盔顶上跳舞；同时，他右手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锐的枪头闪闪地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颗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现的太白星一样。

阿契里斯看见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伟大的帕特洛克罗斯之后从他身上脱去的那套精铜的铠甲掩护着，就只那咽喉上，就是锁骨从肩膀上连到脖颈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空隙。阿契里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上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去，矛尖笔直插进赫克托耳颈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铜头并没有把他的气管戳穿，所以他還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说话。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伟大的阿契里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说道，“无疑的，当你剥那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始终都没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楼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罗斯强得多的人储备在那里，这一个人已经把你打倒了。现在狗和食肉鸟就要来毁伤你，扯碎你，我们阿开亚人可要去给帕特洛克罗斯举行葬礼了。”

“我求求你，”那个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道，“凭你的膝盖、凭你自己的生命、凭你的父母在求你，不要把我的身体丢给阿开亚人船边的狗去吃，让他们来赎回我去吧。我的父亲和我的母后将会给你很多的青铜和黄金。放弃我的身体，让它带回家去吧，好让特洛伊人和他们的妻子用火葬礼来纪念我的一死。”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对他怒目而视。“你这狗，”他说道，“不要跟我来谈什么膝盖，也不要在你的求告里提我父母的名字。我为着你那样的对付我，只恨不得自己有这胃口把你一块块地切了生吃下去呢。可是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了：决不会有人来替你赶狗，哪怕特洛伊人拿了比你的身价加十倍二十倍的赎款来，并且答应另外还可以有，哪怕那达耳达诺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吩咐他们拿你身体一般重的黄金来赎你——哪怕是这样，你的母后也不能够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她亲生的儿子，只有狗和食肉鸟来吃掉你的份儿了。”

那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临断气时还对他说了几句。“我这才看透了你的为人，懂得了你的心肠了！”他说道，“你的心是铁一般硬的——我刚才是白费口气呢。不过，你也得三思而行，免得轮到你在斯开亚门前耀武扬威而被帕里斯和阿波罗打倒的时候，那些愤怒的神要记着你怎样地对待我。”

死把赫克托耳的话截断了，他那脱离躯壳的灵魂张开翅膀飞往哈得斯之宫，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和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壮志。但是他虽然死了，那阿契里斯王子也还要跟他说话。“死吧！”他说道，“至于我自己的死，那等宙斯和其他的不死神决定之后就让它来好了。”

然后他把他的铜枪从尸体里拔出来，放它在地上。他就动手从赫克托耳身上剥下那套血污的铠甲，同时其他的阿开亚人也跑着围上来了。他们看见赫克托耳那个魁梧的身躯和奇美的相貌。

都暗暗觉得惊奇。所有聚在那里看他的人们，没有一个不在他身上留下一点伤痕才走的。每一个人走上前去打那尸体的时候，总都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朋友们，把一句嘲笑的话一路传下去：“现在赫克托耳是比他在船上放火的时候容易对付了呢。”

（选自傅东华译《伊利亚特》第22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奥德塞

〔古希腊〕荷 马

【作品简介】

特洛伊战后，希腊联军足智多谋的英雄、伊塔刻国王奥德修斯在归途中漂流海上，历尽奇险，后来飘到俄古癸亚岛，被女仙卡吕普索留住。战后第十个年头，奥林波斯山众神决定让奥德修斯返回故园。

在伊塔刻，一群贵族觊觎奥德修斯的财产，并艳羡他忠贞的妻子珀涅罗珀。他们在奥德修斯家里摆设酒宴，任意挥霍，消耗他的财产，并纷纷向珀涅罗珀求婚，企图获得奥德修斯的权力。鉴于上述情势，智慧女神雅典娜根据主神宙斯的旨意，在众神会议后鼓励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去寻找父王。忒勒马科斯打听到父亲的消息。

众神再次集会，赫耳墨斯向卡吕普索宣布了使奥德修斯还乡的决定。奥德修斯离开了卡吕普索，航行十七天，接近了家乡的海岸。这时木筏被海神掀起的风暴打散，奥德修斯飘到了斯刻里亚岛，受到当地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的盛情款待。在宴席上，奥德修斯应邀讲述了九年来遭遇。

离开特洛伊，奥德修斯一行首先到了喀孔涅斯人的住地，攻下了王城；随后又到了食迷莲人的地方，一些同伴吃了忘乡的迷莲果，不再想念家乡；然后又到了巨人岛，弄瞎了海神之子独眼巨怪波吕斐摩斯的眼睛，逃走后，又接受了风神的赠品风袋，因而一路顺利；快到家时，好奇的伙伴打开了风袋，船又被吹离海岸很远；此后又经过了吃人的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国和喀尔刻巫女的海岛，在岛上，一些伙伴被变成了猪。在巫女帮助下，他游历了冥土，与自己的母亲和阿契里斯交谈。离开了喀尔刻，奥